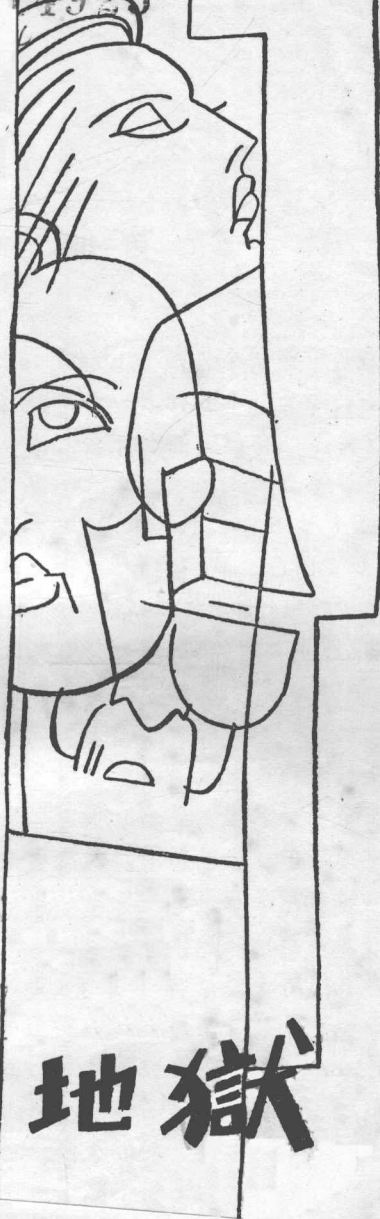




[法] 迪迪叶·德库安

白翰·地獄

[法]迪迪叶·德库安
范道存 朱延生 译
沙 地 校



約翰·地獄

译者前言

迪迪叶·德库安 (Didier Decoin) 是当今活跃于法国文坛、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他生于一九四五年，发表处女作《爱情官司》时，年仅二十一岁。迪迪叶创作勤奋，不仅写小说，还写剧本和电影脚本。自一九七一年起，他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小说问世，主要作品有：《伊莉莎白，或只有上帝知道》(1971)、《布鲁克兰的阿布哈姆》(1972)、《约翰·地狱》(1977)、《最后一夜》(1980)、《中国海的孩子》(1981)等。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曾多次获奖。本篇《约翰·地狱》获得一九七七年度法国声望最高的龚古尔文学奖。

《约翰·地狱》这部小说以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为背景，描写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遭遇。小说主人公约翰·地狱，是个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高层建筑上擦洗玻璃的印第安人清洁工。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先后结识了女助教凯娜和波兰船员米沙。凯娜双目受伤，生活无法自理；米沙则失业，贫病交加。相同的境遇使他们走到一起，彼此产生了感情。作品以这三个人为主要线索，描绘了他们坎坷的人生和困苦的生活，以及米沙最后被迫出卖身体器官，自杀而死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作品还向读者展示了发生在纽约这个繁华城市里不为常人所知的事：玻璃擦洗工人常常从几十层的高楼上摔下来，生命毫无保障，还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一些高楼大厦年久失修，朝不保夕，毁于一旦；地下

管道锈蚀破裂，污水横流；穷人为了出卖内脏被迫自杀；竞选丑闻；养狗成风，造成野狗成灾，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作者把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个人的悲惨遭遇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感到自然可信。他摒弃了用词藻堆砌和以情节取胜的俗套，以白描般的流畅笔法，塑造了那些在生命线上竭力挣扎的穷苦劳动人民的形象。

约翰、凯娜和米沙“同是天涯沦落人”，但种族各异，职业、经历和思想性格也有不同。作品对约翰·地狱这个人物着墨最多，刻画得也较有光彩。约翰是个正直、倔强的普通工人，待人诚恳、热情，富有正义感，对美国的社会现状极为不满。他敢于反抗，曾因游行示威被捕入狱。他虽然地位低下，生活窘困，工作无着，但对统治者的高薪收买不屑一顾，表现了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反抗精神。他对同伴关怀备至，体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的美德。他向往自由、清新的生活，憎恶社会的污浊、丑恶。他在向市长候选人安德森描述摩天大楼的情形时指着自己的前额说：“是这里面出了毛病。在纽约的脑袋里有一个死神，任何人也毫无办法。”这诅咒式的预言不仅表达了他的强烈憎恨，也一语道破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境况。

在写作手法上，小说师承法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文笔朴实，寓抨击世情于平言淡语之间，嘲讽揶揄之中，把对人物遭遇的描写直接变为对社会不平的控诉，收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小说构思缜密，结构紧凑。但在事件、人物的描写上也不无赘笔。尤其对约翰、凯娜和米沙之间的三角关系渲染过

分，流露出自然主义的痕迹。同时鉴于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无法更深刻地剖析这些社会矛盾和导致这些矛盾的社会根源。

但是瑕不掩瑜，这部小说毕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对于帮助我们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表面，深刻认识其腐朽、黑暗的实质和必将灭亡的命运，都是大有裨益的。

这部小说在评奖时，众说不一，毁誉参半，也曾几经波折。评选前，学院成员受到各种威胁：在萨巴蒂埃门前炸了一个爆破瓶；巴赞收到恐吓信……评选时争议很大，连投五次票都是五票赞成，五票反对。最后龚古尔学院主席埃尔维·巴赞不得不使用双票权，才使该书获奖。公布评选结果时，拉努脸上还挨了一块蛋糕。这也从另一方面引起我们阅读、分析这部作品的兴趣。

朱延生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北京

第一章

当电视台的卡车开到出事地点的时候，人群已经分成了两摊。他们自发地聚成一堆。只听得人行道上人声鼎沸，就象走近了蜂窝。

那些幸运的目击者——亲眼看见印第安人坠楼的人，略微后撤了几步。挤在近处的都是事后赶到的人，他们正就摔坏的人所躺的位置，想象着悲剧发生的过程，估摸着这人有无幸免于死的可能性，并且还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提意见：不要动他，这和骑摩托车摔坏的人一样，不能动他，也不能拿掉他头上的防护帽；如果鼻孔出血，那就不是好兆头；为什么不在这可怜人的后脑勺底下垫件衣服呢？……

纽约警察厅的警车拚命地鸣着警笛，从派克街的尽头开来。细长、柔韧的天线在热风中抖动着。

录音员巴里莫尔从黄色卡车的车厢里跳下来，他的双脚落在沥青地面上，三天来沥青已经慢慢地被晒化了。磁带录音机在他肚子上撞了一下，束在腰上的干电池盒子好象渗进了肋骨里。与此同时，施皮策打开汽车顶篷上凸起的塑料圆顶，撑开支架，摄像机随着自动支架上升发出吱吱的声音，在早晨十点钟的强烈阳光下闪闪发光。施皮策固定好电镀的摄像机把，这样他便可以象使用钢笔似地灵活地操纵摄像机了。

这时候，卡车已经完全停住，只是车身还在左右摇晃。施皮策从下往上拍摄着现场全景：他先拍印第安人的身体，然后将摄像机的镜头朝摩天大楼的楼顶移动，接着他又将镜头向下移，最后停在大楼的半腰上。送话器向他传来了巴里莫尔的问话和人群的回答。这一切就象做弥撒那样清晰、从容。但是，坐在卡车里的电视新闻报道的导演却叫施皮策别耍滑头，应该去拍摄尸体，并说只要几个特写镜头就行了。施皮策听了不得不告诉他说，那具尸体还活着，还未成尸体呢！

印第安人还活着。他的工具就扔在身旁：一根铝制空心多节活动套竿，竿尖上绑着一块海绵，几块麂皮，一个盛满浓缩去污水的小铁盒。一团团肥皂水泡沫顺着摩天大楼正面的墙壁流下来，最后象松软的雪片一样溅落在人行道上。印第安人是从三十四层楼上摔下来的，下边一家画廊的一块桔红色布篷减慢了他坠落的速度，布篷象跷跷板似地把印第安人和他的海绵套竿弹向天空；但是等他第二次再落下来时，布篷没能承受得住，从当中撕开了。

巴里莫尔跪在地上，将话筒凑近印第安人的嘴唇，一面对他说：

“救护车马上就到，您别着急，要不是掉在布篷上，您就完了。请问，您喜欢绘画吗？”

“在我家里，”印第安人说，“有一些我画的画。”

围观者中有人问，应当由谁来赔偿画廊主人那块被撕坏的大布篷。有人说，该由保险公司赔，另一些人则说，得由雇用印第安人的那家公司来承担。

这时，施皮策正将摄像机对准人群来回移动着。他先抓住人们的面部表情拍摄了一会儿，然后又把镜头移开。他在等待着拍一个能说明问题的镜头，可他自己也弄不清要拍摄什么。店铺都刚刚开门。这天是星期一，天气热得几乎使人受不了。施皮策把一个小男孩穿着旱冰鞋的双脚拍进了镜头。有一万一千八百个家庭要收看施皮策为之工作的这家电视公司的节目，他们的孩子们将会高兴地跳起来，指着荧光屏说：

“旱冰鞋！我就要这样的鞋！”

有的孩子为此会挨父母的打，而大多数孩子都能得到他们所要的冰鞋。不出二十四小时，市区商店体育用品部就会出现抢购旱冰鞋的场面，这都应归功于施皮策。前一天，他还对一位精神病专家说，他近来时常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海狸，把一条宽阔的大河改了道——这条大河也许是俄亥俄河，也许是密苏里河。

“别拍了。”导演冷冷地说。

这位导演也是电视节目的制片人，出售旱冰鞋所得的钱，他连一美分也拿不到。施皮策把控制焦距变化的操纵杆抬起来，以便扩大镜头的视野。泪水在印第安人的双颊上流淌着，这时从很远的斯塔腾岛那边传来了两声火车渡轮的嘶哑的鸣笛声。

“我叫马瓦克纳，”印第安人说，“请通知德内丝。”

巴里莫尔从人群里挤出来，他不喜欢看濒于死亡的人，在一个就要咽气的人面前，他总是感到手足无措。他转身走近那些警察，说：

“这是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摔死的第十二个擦洗玻璃的清洁工。他们全都是印第安人。然而我向来以为他们与我

们不同，都是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头晕的人。”

“是的，头晕只是在他们的内耳里一闪即逝，而现在他们之所以感到头晕是因环境所致，这正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

施皮策这时看见一团金黄色的尘土从东河那边扬起，经过瓦格纳广场和佩克·斯利普向曼哈顿南面浮动；这是早晨十点半钟出现的第二次黎明，只是这次黎明时间显得更加短暂。这种现象是由于浓重的烟雾在城市上空朝海洋移动——大洋不慌不忙地将它消溶在纽芬兰岛和亚速尔群岛之间的海面上——时形成的。施皮策拨弄着摄像机上的光圈环和调距轮，试图把这黎明的阳光收进这个十分精巧的，装有显象管的摄像机暗箱里。

巴里莫尔向一个警察问道：

“照您看，这个印第安人是哪个部族的？是阿耳冈昆人，还是穆斯科吉人？”

“他是属于美洲北方的阿撒巴斯卡人！”施皮策插进来说。

到了中午，或接近中午时，擦洗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埃德蒙·克·米路斯得到了印第安人死去的消息。马瓦克纳是在救护车中咽气的。临死时他拚命地攥着女护士的手，把她的小拇指都折断了。

米路斯即刻给印第安人管理局挂了电话。他担心红人权力^①的那些幽灵采取报复行动；他在记事簿“发生事故时需

① 神怪小说中印第安人的秘密组织。

通知的人员”一栏里，重抄了那些温迪德·克尼村起义者说过的惊心动魄的话。他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印第安人举行拜神仪式时的景象：黑夜深沉，香烟缭绕，皮肤绽裂，血块凝固。红色巨人^①只剩下一条腿跪在地上，他就要站起来了！

在埃德蒙·米路斯的想象中，红色巨人就是一个新的金刚。他就要从松软的土地下钻出来了，一待晚霞出现，他就要把整个城市笼罩在自己巨大的阴影里；他会把一座座楼房连根拔起，犹如他的祖先曾轻而易举地将槐树连根拔起一样；他会把米路斯捏在象榔头一样短粗、扁平的手指中间。以后，谁能说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米路斯董事长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印第安人。在纽约，并非人人都是经营钻石的荷兰商人，有时，必须要做一些危险的交易。埃德蒙·米路斯认识一些很稳重的人，他们囤积塑料炸弹、火箭筒、硝化甘油；而他呢，只经营这种雇用印第安人擦玻璃的行业，相形之下，这只能算是孩子的游戏。

“在那座摩天大楼的西北面，我们早已按规定采取了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米路斯对印第安人管理局的办事员这样解释道，“我们刚刚检查过安全设备。您大概马上就要收到上千封来信，您就这样答复他们：警察厅和我本人目前都深信，马瓦克纳是自杀。”

印第安人管理局对米路斯总是有求必应的。从马瓦克纳离开他的大农场那天起，他就脱离了印第安人管理局的司法管辖范围，因此也就脱离了管理局的保护。

^① 神怪小说中的主角。

米路斯董事长又说道：

“马瓦克纳在临死的时候，曾提到一个名叫德内丝的女人，可能是他的妻子或情妇。我认为他是为爱情自杀的。”

说完，他挂上电话，然后把他的调配员叫来，说：

“我们还是正视一下现实吧，福尔曼。N-002号摩天大楼我们根本就没动过，从三十四层至四十九层每层都脏得比猪窝还令人恶心，而且房主又是一个难侍候的人。您准备怎么办呢？”

福尔曼打开登记本，上面写道：坐落在新议会旁边的N-002号大楼是一家银行、一家函信婚姻介绍公司和一家海上租船公司的共同财产。调配员微微一笑，开口说，他手下的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又解释道：

“再说，春雨季节过后，向来都是如此。”

米路斯没吭声，眯缝着眼睛等待着。他知道福尔曼喜欢让人逼迫他想出办法，喜欢别人说他对于本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过了一会儿，调配员抬起头，眼睛盯着正在飞快转动的风扇叶片。也许他正在想，这座大楼是曼哈顿区仅有的几座没安装排气、空调设备的楼房之一。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

“当然，还有约翰·地狱。可是今天该他休息……”

约翰·地狱正在端详着这间紧靠着大陆军广场的四壁空空的房子。正在召开的政治聚会，现在真象是一个野餐会了：“未来战斗队”的姑娘们架起几个象火盆似的容器；她们身上围着饰有玻璃珠流苏的围腰布，蹲在火盆的周围，成把地往火里扔粗盐粒；有几个孩子躺在地板上睡觉。等演讲开始时，

人们就把他们赶走，赐给他们每人一串烤羊肉、一袋花生和一小瓶汽水。

一位年纪很老的诺瓦乔人不时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扯着嘶哑的嗓子高叫：

“解脱博比！”

为了表示对老头的好意，约翰·地狱也随声附和道：

“愿祖先保佑，让可怜的博比得到解脱吧！”

除了这位老年印第安人之外，这儿似乎再没人知道谁是这位博比了。这时有人走过来抓住老人的胳膊，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宽慰他的话，然后把他拉到旁边去了。

很久以后，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约翰·地狱才知道博比就是这位老头的父亲。博比是整个部族中第一个起白人名字的人，他参加了地铁隧道的建设工程，在一次塌方事故中丧了命。老头要求得到他的尸体，以便按照习俗为他举行葬礼。只有这样，博比的灵魂才能越过潮湿的草原，才能象熊一样地吞食鳟鱼。

“未来战斗队”的姑娘们这时都直起身来。不一会儿，在野浆果的醋水中泡过的醋渍肉串被烧焦了，一股股浓烟灌满了这间狭长的房间。约翰·地狱被呛得咳嗽起来。房子里的温度已接近摄氏三十七度，而生了锈的窗子偏又没法打开。

伊夫琳大概是这些姑娘中最漂亮的一个了。这位有着一双灰眼睛的四分之一混血儿走过来，一边踮起脚尖将约翰脸上的汗珠揩去，一边说：

“约翰·地狱，你应该让自己名副其实些，起了这样的名字，岂能不受一点煎熬……”

在伊夫琳抚摸他的鬓角时，他想起了春天到来之前的那些日子。那时他在擦洗巨型玻璃窗，没有一个女打字员往窗外瞅过他一眼，因为她们太忙，或许这样做会使她们感到头晕。

约翰·地狱被吸附在窗玻璃上的电磁吸盘托着，活象一只趴在大楼正面窗子上的苍蝇。就凭这个，他每月才能挣六百多一点的美元。他从亲身的经历中深知每一座摩天大楼都是一座小山，它有自己的山风、自己的气候和陷阱。

“各种各样的严寒都尝过了。”伊夫琳说。

她是在暗喻几个月前她在牢中经受过的严寒日子。无须多讲，这已经足够让约翰·地狱感到心里难过了，因为这句话暗示着那一连串无耻的折磨，以及接连不断的失败、被捕和弄虚作假的审判。这一切都使他感到烦恼。他永远也不会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他是夏延人，所以他爱看的是星星。他爱看一切星星：旗子上的星星，纽约港轮船上的星星，以及那些在夜空中无声无息地滑动着的星星。如果人们希望他象一个战士一样，那就必须给他提供一些比这个在牢中怕得发抖、冻得打颤的姑娘光荣的典范。假若政治只许他低着头，背着双手过日子，那他就会说政治是坏东西。

待会儿他也要吃一两串烤羊肉，这无非是为了不虚此行，然后他就跟孩子们一起开路。

伊夫琳继续低声颤抖地说道：

“我坐过牢，这儿的人全晓得，也都尊敬我。只有您例外。”

约翰·地狱只是微微一笑。姑娘又道：

“您难道一点也不想了解坐牢是怎么回事吗？”

“第一天晚上，您哭了。第二天晚上，同监一位女伴用舌尖舔着您那仍在憧憬自由的躯体，以此来安慰您。第三天晚上，您就会羡慕同监女犯的同性恋爱，最后，您自己也就变成同性恋爱者了。”

大陆军广场上车水马龙，这番热闹景象不久就消逝了。一群群欧洲或日本游客也已销声匿迹，他们都聚集到有空调设备的快餐餐馆里去了。无事可做的马车夫向栖息在谢尔曼^①塑像上的鸟儿撒着燕麦粒。人们在散步时总是迈着懒洋洋、慢悠悠的步子，现在，这个时刻还没有到，还要再等一些时辰，直等到晚潮将散乱的夜雾送往岸边的时候。现在是午后一点四十分，阳光还太强烈。约翰·地狱心里想，这阳光倒满适合香蕉的生长，也有利于河马的繁殖。

那边，在广场的尽头，停放着两辆警察摩托车。透过布满水蒸气的玻璃窗，车看上去已经变了形，马达仍在响动，车身微微颤抖着。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人监视这里的聚会，这个协会组织不过是在自己吓唬自己。它打着革命和种族行动的旗帜，而维护的却主要是民间风俗权利。我们都是印第安良民，我们带来了自己的孩子、笛子和我们的舞蹈节目。在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伊夫琳到底是怎么样被捕入狱的呢？

房门被猛然推开，佩奇瓦克家的孩子随即走了进来。更确切地说，他是被谁推进来的。他瘫倒在地板上，一双手臂护在脸前，遮挡着并没有落在身上的拳头。这时，屋外一束纽

① 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的名将。

约城的耀眼阳光照射在他那件领子已被撕破的白衬衣上。他那双鹿皮鞋沾满了蒙托克海滩上的沙粒，散发着碘味和贝壳的腥味。两个端枪的人跟着冲进来。他们的枪口对着小佩奇瓦克。

“结束这场游戏吧，”约翰·地狱说，“我认识这孩子。”

冲锋枪的枪口移向了天花板。这是两挺旧式冲锋枪，头一梭子弹射不完就得卡壳。小佩奇瓦克还在呻吟着。

“安静！”约翰·地狱又说道（这时大家都向他走了过来，以便聚集在他的周围——也许要包围他），“我到这儿来之前，先到佩奇瓦克大妈那儿去了一下，是我把地址留给了她，就是这么回事。”

协会秘书长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

“太轻率了！”

“先生，”约翰·地狱彬彬有礼地说，“谁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呢？再说，佩奇瓦克大妈看过地址默记在心里后，就把纸条吞了下去。”

他朝孩子俯下身子，说：

“起来吧，大家不会伤害你。在场的人都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

小男孩顺从地站起来。他把身子紧紧地靠在约翰·地狱的腿上。小佩奇瓦克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看到真正的冲锋枪，因此他把为什么要丢下游戏跑到这儿来的事几乎全忘记了。

“说吧。”约翰·地狱轻声道。

“家里来了一位姑娘，她是乘一辆漂亮的小轿车来的。现在她就在楼下等你。”

约翰·地狱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佩奇瓦克又解释道：

“她叫佩吉。她身上的气味不好闻，但是她允许我摸她的膝盖。你爱她吗？如果你不爱，将来我就要她。”

约翰·地狱看着伊夫琳说：

“把会议记录送给我一份。现在我该走了。”

“等一下，”秘书长说，“这位佩吉是什么人？她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米路斯的一位助手。她才不管我们的事呢。她负责巡视我们擦洗的大楼，看看一切是否正常。正是为此，你们也明白，她才能坐上布克牌车到处乱跑。无非是为了摆阔气，出风头。”

伊夫琳似乎失望了。她在盼望什么？原来她希望开完会，约翰能和她一块走。那样她就可以笑着要求他，让她再尝尝跟男人相爱的滋味。在这春光和煦的日子里，又不是周末假日，找个谈情说爱的地方是很容易的。海滩上空无一人。他们可以在那儿裸露身子，朝大海奔跑嬉戏。

但是，约翰·地狱解释说，可能有一个工人从楼上摔下来了，现在他得去接替那个人的工作。一串烤羊肉烧着了，几滴滚烫的油星飞溅在老诺瓦乔合十的双手上。他大叫了一声。

过了一些时候，在N-002号大楼下面，佩吉和小佩奇瓦克把器材从布克牌汽车的后车厢里搬出来，放在还遗留着马瓦克纳的血迹的人行道上。必须等下一场暴雨，才能把那长长的褐色血迹冲刷干净，那些堆积如山的垃圾箱就够垃圾管理处清理的了。尤其是星期一，整个城市都散发着各种碎皮残壳

的气味，随着风力的大小和风向的不同，这股臭气或者沿着街道，或者在楼梯通道里飘荡。

约翰·地狱审视着大楼，细心地察看着。再过几个小时，落日的余辉将照射到大楼的西北墙上。斜射的光线既足以照亮窗玻璃上的污垢，又不再那么强烈得令人眼花缭乱，那么容易引起灾难性的失足。

“我从另一面，也就是从东南面开始擦，”约翰·地狱说，“下午六点左右，或者更早一些，我再去擦西北面的玻璃窗。但是请告诉米路斯，天黑以前，我不可能全部擦完，我明天再来。”

他蹲下身子，检查真空吸盘的密封性能和附着能力。佩奇瓦克在一旁说，将来他也要攀登这些高楼大厦。再过十年或十二年，他爬得还要高，还要快；眼下，他正练习着为开猪肉店的马波西诺斯家擦洗玻璃橱窗，为妈妈擦洗塑料餐具。

“把小家伙带走吧。”约翰对佩吉说。

他想一个人呆着，他知道，在上面并不会真正感到孤独，因为在那里，只要在墙角钢架槽里发现半支烟头，他就会觉得是遇到了马瓦克纳的幽灵。据传说，不论是狗熊、云彩或是印第安人，都绝不会完全消逝得干干净净。

当约翰操纵着象动物细长的爪子似的真空吸盘，在悬崖峭壁似的楼面上缓缓蠕动时，街上的行人都停下来，仰脸看着他的活动，有时还向他招手致意。但是，他们渐渐地看腻了，就走开了。因为在这些行人看来，擦洗玻璃工人做的全是一再重复的单调动作，而约翰·地狱自己心里明白，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与前一个截然不同。首先，他所要冒的风险在